

志生活為主軸的長篇小說，技巧高妙、情感真摯，引起文壇的高度重視，並且隱然形塑、突出了一股早期甚至延續至今的同志次文化。過去《孽子》曾經被大量的「誤讀」、忽略或扭曲其中巨幅的同志描寫，¹如此輕忽書中同志情感與困境的解讀，不但使得《孽子》獨特的風味盡失，也漠視了創作者白先勇的創作動機與自我期許。²時至今日在台灣性別議題廣受討論、平權運動與論述蓬勃發展之際，《孽子》的同志書寫成就應該予以肯定，並更深入地探討《孽子》中豐富的主題與寫作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重讀《孽子》，並注意既有論述對《孽子》主題意義的開發與討論。本文希望透過文本及其相關研究，重探《孽子》中的同志情慾與家國的關係，挖掘其對傳統家國觀的改寫，同時也檢視其繼承之處，並試著探索《孽子》在台灣文學同志書寫脈絡中的開創、傳承與地位。

¹如袁則難（1984）將孽子解讀成政治寓言小說、林柏燕（1985）認為孽子只是要表現父子衝突，與同性戀沒有必然的關係。評論多半沒就佔了全書極大部份且極為重要的同志主題加以論述，而且認為同志議題只是小說中可以可無的框架（如：龍應台 1984），重要的是同志人物背後的家庭親子關係、青少年問題、靈肉衝突……等等。張小虹對這樣的現象也曾於以駁斥，他在〈不肖文學天孽史——以《孽子》為例〉一文中，不僅要「強調『同性戀』主題之不可或缺，更在於凸顯其與『父子親情』、『靈慾衝突與救贖』並非平行發展之三個獨立主題，而是環環相扣的『三合一』欲望糾葛。」（1998：165）

²白先勇曾在雜文與訪問中表示《孽子》是他許久前就想創作的題材，醞釀多年、寫作數載，前後修改多次，才予以定稿的嘔心瀝血之作，為了此作他幾乎賠了一半的性命（謝家孝 1983），可見他創作時對同志議題的關注與重視，希望藉由創作溝通，讓同志取得大眾的接受。檢視白先勇的創作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他對同志情慾的書寫，從踏入文壇之時便開始了，同志情慾在他的短篇小說中若隱若現，如：〈玉卿嫂〉中容哥對慶生的特殊情感、〈月夢〉的吳鍾英與靜思、〈青春〉中老畫家對少年的情慾、〈寂寞的十七歲〉中楊雲峰對魏伯颺的親密與愛慕、〈上摩天樓去〉玫寶對玫倫特殊的姊妹情誼、〈孤戀花〉的總司令與五寶、娟娟、〈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中情慾糾結的同志們，白先勇逐漸開發出同志書寫的道路，由初期的隱諱、下意識地排斥到對同志情慾、生命史正面的摹寫，而《孽子》就是他在同志小說創作裡累積的成果，作為他創作歷程中唯一的長篇小說主題，更可見同志主題的創作他個人與藝術生命中的重要意義。因此同志是《孽子》裡最不可輕忽的要角，白先勇在小說扉頁題辭中表示——「寫給那一群，在最身最身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這不僅僅是白先勇創作與生命的里程碑，獻給曾經徬徨的自己、更是獻給「無所依歸」的同志朋友們的心血結晶。所以，由同志情慾開展出來的生活與生命才是《孽子》最關心與特意著墨之處。

二、流亡之旅：由性別與性向開展的人/我權力關係

孽子被原生家庭逐出家門，展開流浪的旅程，足跡遍及台灣島與異鄉，均脫離了生、長的「原鄉」。國府遷台是第一次失根，然而懷念、歌頌故土，卻是堂而皇之、可歌可泣之事；相對的，第二次離家——因為性向之故，卻失去了在「家」中的名分與位置，展開四方流亡的漂泊旅程。本章試圖以權力關係，突出此中的常／非常、人／我、異己（他者）／自我的（不對等的）對話關係。

〈一〉家庭衝突

以血緣關係構築而成的「家」，本應是個安穩的「避風港」，但是對「同志」族群而言，卻因為愛欲對象與「生理異性戀」構成的「家」不同，而和原生家庭（族）間產生種種糾結。此時同志的「家」無寧說是個「枷」，非但不是「避風港」，反而是「閉封崗」，或將同志親人的情慾「裝箱入櫃」、若無其事的掩蓋；或爆發種種「閱牆」事件，將同志親人逐出家門，逃避可能衍生的暴風雨，一幕幕的「家變」便無止息的上演。

《孽子》全書的開始便是〈放逐〉這一章，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幕父逐子的家庭悲劇，在憤怒的父親口中阿青是無法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的「畜生」（白先勇 1998：1）³。而這樣的悲劇不只是發生在主角阿青身上作為一場開幕戲而已，相同的悲劇在個個青春鳥的生命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

所謂倦鳥歸巢，可是對這群深夜依舊徬徨街頭的青春鳥而言，一個相互扶持、成長的窩，卻成為「約束」、「隔離」甚或「迫害」同志的「枕邊敵人」，家變成一塊隱匿於胸的傷心地，離家的同志再也無法還家。即

³ 以後從《孽子》（白先勇 1998）一書所引之文詞或內容不另行附註，而於其後直接註明頁數。

使母親過世將其骨灰送回家中放置，阿青卻一刻也不敢停留地快速離去，淪落至有家歸不得的困境。

從《孽子》中年長者的口裡，我們不停的聽到他們重複著「孽子」們對家人的傷害有多大，而這群青春鳥們也自以為是家中的冤孽，對於把他們掃地出門的家人非但沒有怨恨，反而多了份自責。然而從青春鳥的身上，我們卻看到了書中沒有明白道出的烙印，被逐之事是同志心中永遠無法結疤的傷口：

我們公園裡的人，見了面，甚麼都談，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隱瞞了一大半，因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隱痛，說不出口的。(91)

……我臨走的時候，爹爹對我說：「你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許回來。」他那句話，說的很決絕。……他那一句話，就好像一道符咒，一直烙在我的身上，我揹著他那一道放逐令，像一個流犯，在紐約那些不見天日的摩天大樓下面，到處流竄。十年，我逃了十年，他那道符咒在我背上，天天在焚燒，只有他，只有他才能解除。可是他一句話也沒留下，就入了土了。他這是咒我呢，咒我永世不得超生——(313—314)

龍子背負著父親的咒語，異地逃亡，十年來均不敢與親人聯繫，而父親非但不肯見他最後一面，連葬禮都不准他參加。這對一直等待父親赦免的孽子而言是極嚴酷的責罰，更甚於被逐之時，因為永無回歸之日。

因為喪子之痛而幫助孽子們的傅崇山也曾是個間接逼死愛子的父親：

我萬萬沒有料到，我那一手教養成人，最心愛、最器重的兒子傅衛，一個青年有為的標準軍官，居然會跟他的下屬做出那般可恥非人的禽獸行為。我馬上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用了最嚴厲的譴責字語。……阿衛在電話裡要求回台北見我一面，因為第二天，就要出庭受審

了。我冷冷的拒絕了他，……他還想解釋，我厲聲把他喝住，將電話切斷。……我知道，我那個性情高傲，好強自負的獨生子傅衛，在我五十八歲生日那天晚上，用手槍結束了他自己的生命。(320—321)

孽子們渴望救贖，卻一再地被至親至愛的家人拒於門外，於是如龍子行屍走肉般地浪跡天涯，而傅衛選擇結束青春燦爛的生命，有機會返家的阿青狂奔離去。這無法縫合的傷口，也使得青春鳥們不停地尋覓著治療的良方，彌補在原生家庭無法獲得的愛與期待。然而對家的思念卻仍不時的浮現在孽子身上：

我感到我絕對無法再面對父親那張悲痛得令人心折的面容。頃刻間，我了悟到，為甚麼母親生前，在外到處漂泊墮落，一直不敢歸來——他多次陷入絕境一定也曾起過歸家的念頭——大概她也害怕面對父親那張悲痛灰敗的臉吧。一直到她死亡後，才敢回家。……她那軀滿載著罪孽的肉體燒成了灰燼還要叫我護送回家，回到她最後的歸宿，可見母親對我們這個破敗得七零八落的家，也還是十分依戀的。(212)

這裡明指阿青對母親心理的臆測，也暗暗地投射了阿青自己的心情，害怕父親面容的他，對家仍是十分眷戀的，一如他所揣想的母親。也因此離家數月來，這次他才「真正嚐到了離家的淒涼。」(213) 這個將孽子驅逐出門的家，縱使殘破灰敗，總還是孽子內心期盼的歸宿啊！

(二) 學校

家這歸宿或許孽子們有生之年也難以迴返，從家庭開始的流浪就此無窮無盡，一如郭老對阿青所言：

你們是一群失去了窩巢的青春鳥。如同一群越洋過海的海燕，只有

拼命往前飛，最後飛到哪裡，你們自己也不知道——（85）

被原生家庭的放逐，對同志而言不過是個序幕罷了！放逐成爲青春鳥們一生無法逃脫的命運。學校是個守護青年學子之處，但它更是政治社會權力運作下的一部大機器，執行著異性戀霸權，封殺同志情慾空間，阿青因爲與管理員在校中發生性行爲而被處分。佈告上如此描述：

……李青……與實驗室管理員趙武勝發生淫猥行爲爲校警當場捕獲該生品行不端惡性重大有礙校譽除記大過三次外並勒令退學以儆效尤。（2）

只因李青與管理員的關係被察覺，便把「品行不端惡性重大」等字眼，冠在曾於軍訓課擔任班長的李青頭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啊！處以記三大過退學最嚴厲的處分——以儆效尤，暴露了控制著權力的異性戀者心態，便是要以最重的處罰方式來殺雞儆猴，徹底摧毀同志情慾在校園中滋長的可能性，阿青無疑的成爲這個霸權展示其鋼鐵手腕下的祭品。而「育德」中學校長名爲「高義天」頗值得玩味，這是間「教育優良品德（道德）」的中學，所以這中學中發生了「不道德」之事，得由這個「義薄雲天」、「義比天高」的校長，替天行道斬妖除魔爲民除孽。「育德」與「高義天」這樣的命名，製造一種在血淋淋的迫害中滑稽的效果，反諷了體制與執法人員思想的僵化與頑固。

（三）社會（公共空間）

取名「在我們的王國裏」的第二章，開宗明義道：「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爲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3）乍看之下好像是這些人自我設限，自成一個小圈圈，區分人我，然而繼續往下看：「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我們王國的疆域，其實狹小得可憐，……僅限於台北市館前路新公園裡那個長方形蓮花池周

圍一小撮土地。」（3）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不是他們自囿於此，而是因爲他們不被承認、不受尊重。這個王國其實是個空殼子，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過是聊以自慰之詞，甚至是自嘲之語，也暗諷了真正的政府，對於同是子民的同志朋友們，沒有盡到保護照顧之責，甚至是擅自干擾迫害，如此的行徑與高高在上、主張眾人平等的憲法相違，則此政府奉行的最高準則也形同虛設，在黑暗王國裡沒有憲法，而在外統治這個大千世界的王國又真有憲法嗎？

白先勇在這章首段的文字裡，寄寓了大量的言外之意，值得我們細細咀嚼與思考。描寫「王國」景致的文字裡，充滿了炙熱焦躁的氣息，令人有透不過氣來的煩悶與恐懼：

我們國土的邊緣，都栽著一些重重疊疊，糾纏不清的熱帶樹叢：綠珊瑚、麵包樹，一棵棵老得鬚髮零落的棕櫚，還有靠著馬路的那一排終日搖頭嘆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緊密的圍籬，把我們的王國遮掩起來，與外面世界暫時隔離。然而圍籬外面那個大千世界的威脅，在我們的國土內，卻無時無刻不尖銳的感覺得到。叢林外播音台那邊，那架喧囂的擴音機，經常送過來，外面世界一些聳人聽聞的消息。中廣那位女廣播員，一口京腔，咄咄逼人的叫道：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港台國際販毒私梟今晨落網！水肥處貪污案明日開庭！（3）

對周遭環境如此特意的描寫，「重重疊疊」、「糾纏不清」、「老得鬚髮零落」、「搖頭嘆息」……著力於製造黏膩、躁熱、煩悶、乾渴的情緒，卻又在看似旺盛的生命欲望中，參雜一種衰老、無望的氣息，正好襯托出同志們內心對情慾的渴望，卻受因此身此地的悵惘。白先勇以景入情的寫作手法，把這份彷彿一觸即發卻又飽受壓抑的情與慾，製作出絕佳的情景交融效果。順帶一提的是在白先勇小說中，對情慾的描寫常與天象有關，尤其是詭譎的氣候與日月，如這裡夏日異常乾枯的彷彿熱帶的天候、在第二章第二節中的大月亮昏紅、肥圓、像發著猩紅熱的大肉球、〈悶雷〉

中烏雲密布不時傳來隆隆雷聲悶響的變天……這些情慾的描摹大多與壓抑性有關，將如火山噴發而出的慾望強壓入底，使用更強力的描寫，一方面襯托、一方面壓抑，便製造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景。

而在《孽子》此章的首段中，更利用這些場景將王國遮掩、與外界隔絕，外面大千世界聳人聽聞的消息，對這黑暗王國裡的人們似乎只是個無意義的聲響，甚至是擾人清夢的噪音。在再狹小不過的「疆域」裡，卻連個安全的容身之處也沒有的子民們，根本無暇理會什麼驚天動地的新聞，對他們而言，那些東西太過遙遠而不切實際，天大的新聞也不過是個稍縱即逝的舊聞，因為他們連眼前最切身的問題都無法獲得解決：

我們一個個都豎起耳朵，好像是虎狼滿佈的森林中，一群劫後餘生的麋鹿異常警覺的聆聽著。風吹草動，每一聲對我們都是一種警告。只要那打著鐵釘的警察皮靴，喀軋喀軋，從那片棕櫚叢中，一旦侵襲到我們的疆域裡，我們便會不約而同，倏地一下，做鳥獸散。……在石柱的陰影掩蔽下，暫時獲得苟延殘喘的機會。我們那個無政府的王國，並不能給與我們任何的庇護，我們都得仰靠自己的動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條求存之道。(3—4)

視擴音器喧囂的廣播如無物的同志們，對周遭輕微的風吹草動卻異常的靈敏，呼應首段對新公園景致的描寫，如此緊張的氣氛著實如同危機四伏的熱帶叢林，緊繃的情緒，一觸即發。生長在「文明」社會裡的青春鳥們無人可依，只能以最原始的本能在重圍中殺出一條生路。在此，他們連作人的尊嚴也沒有，恍若與禽獸相類受盡眾人的撻伐與唾棄。

一回阿青、吳敏、小玉、老鼠等人以「逾時遊蕩」的罪名被捕送入警局，警官們罵道：「你們這群社會的垃圾，人類的渣滓，我們有責任清除、掃蕩——」(229)公權力霸道的滲透同志們活動的公共空間，還自我標榜為為民除害，使得同志謀求生存之道愈加困難。

而當孽子們正正當當的經營生意時，卻又有不懷善意的記者闖入、偷窺，名寫了幾篇名為〈遊妖窟〉的報導，表示「人妖異路」，危言聳聽誤

導社會大眾。「異性戀藉著命名動作中的鄙夷與譏嘲來確立自己優越的差異」(葉德宣 1998: 81)，以人、妖區分異性戀和同性戀，用字充滿歧視與恐同字眼。而如此不尊重同志族群的負面報導，引來了看「妖」的人潮，使得安樂鄉無法繼續經營。而就算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青春鳥們也只是宿命的認為自己「生來便是奔波命，這種安安穩穩的日子」是「無福消受」的(352)，或者自我嘲諷地將此污名做個翻轉：

我是狐狸精……那麼你是耗子精，你是兔子精，……你是鯉魚精，咱們師父是千年烏龜精，阿雄仔嘛，是個超級馬猴精——那麼咱們這個「妖窟」甚麼邀經都齊全了。今晚有人來「遊妖窟」看「人妖」，咱們就收他們的門票，一個一百塊。多看一眼，加一百，那麼，咱們以後便不必賣酒了。(361)

這樣的景象，不獨發生在孽子寫作的七〇、八〇年代，就算在今日自詡為開明進步九〇年代世紀末的台灣寶島依然如連續劇般的繼續上演。就在近年陸陸續續發生「常德街事件」、「三溫暖事件」……，媒體偷拍事件更是屢見不鮮。同志們的地位甚至比動物還不如，不僅沒被照顧，還要被無新聞道德的記者們如參觀動物園般的任意偷拍，並且大言不慚地說，這是在幫助同志走出黑暗、讓社會大眾更加瞭解同志。那真是幫了個大倒忙啊！非但加重大眾對同志的誤解與偏見，更還使深處困境的同志有曝光的危險。社會、媒體如此的暴力、無知，無怪乎黑暗王國白髮蒼蒼的元老們會十分感慨的結論道：「總是這樣的，你們以為外面的世界很大麼？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你們仍舊會乖乖的飛回到咱們自己這個老窩裡來。」(5)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第二章〈在我們的王國裡〉第一節中的人稱均是用「我們」複數全稱，也暗示著這是所有同志共同的處境。個人際遇或有差異，然而在公共領域的範圍中，同志的弱勢、無法與異性戀共享公共空間的遭遇卻是一致的。而以上筆者所列舉探討的片段，會在《孽子》一書中不斷地出現，重複著類似的場景、氛圍，這並非如龍應台所言是無

意義的重複(1984)，而是要一再地凸顯同志生活空間的窘迫與隨之而來的焦躁不安。不知何時才能達到如楊教頭扇面上寫著的「清風徐來、好夢不驚」的安穩？

三、青春鳥的家國想像與重構

一隻隻被逐出家門，甚至不容於白晝社會的青春鳥，如何重新尋覓屬於自己棲息的枝幹。在黑夜與白天之間覓得一處安身立命之所。在白先勇其他多數的小說中，因家國興亡而起的今昔之思、物我興衰之嘆，滿溢於字裡行間。獨獨同志小說的篇章是少數的例外，自原生家庭被驅逐而出的同志，與原有的「家」關係逐漸淡薄，甚至被迫至王夔龍般與家族老死不相往來，免得有辱門風。而兵疲馬困與風聲鶴唳的國族，對同志們來說更是一個無法企及的地方。國家的保護傘下，沒有他們的名字，與國家權力交鋒之時，每每是他們受挫受辱被無理欺壓的時刻，國家對同志們而言是多麼遙不可及的一個想望啊！所以在這些青春鳥的身上，我們看不到像他們的父執輩那般對故國的眷戀，對過往的讚嘆，畢竟，那只是一個「故事」、一個他們長期受教誨、需聆聽，並且被賦予再造的一個「故事」，但是眼前他們面臨的處境，不只是無力回顧，而且還難以前行、舉步維艱。連份安定的工作、安穩的生活，對同志而言都是個奢侈的願望，更遑論打造另一個盛世的國族神話了。

然而對現實世界中的家國失望、無從企及的同志們，卻仍有份對家庭的渴望，希望擁有一個安定的窩，有份緊密的歸屬感。因此在動盪的生活中，他們不停的尋覓著、試探種種的可能：擬父兄的組合、敬重長者的情與禮、取名「安樂鄉」的餐廳、……再再顯露出這批被家國、社會放逐的青春鳥們對「家園」的渴望。就算在毫無安全保障的王國裡，他們仍然努力地嘗試建立屬於這最爾小國的歷史與記憶：

我們這個王國，歷史曖昧，不知道是誰創立的，也不知道始於何時，然而在我們這個極隱密，極不合法的蕞爾小國中，這些年，卻也發

生過不少可歌可泣，不足與外人道的滄桑痛史。我們那幾位白髮蒼蒼的元老，對我們提起從前那些斑斑往事來，總是頗帶感傷而又不免稍稍自傲的嘆息道：「唉，你們哪裡趕得上那些日子？」(4)

這裡概述了公園空間景致的轉變，也略論了同志共同的生命史。在這王國裡有已被拔除改建的「歷史古蹟」——蓮花池、有令人心折的古老故事，故事的主角——

都是若干年前，脫離了我們的國籍，到外面去闖江湖的英雄好漢。有的早已失蹤，音訊俱杳。有的夭折，墓上都爬滿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卻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後，一個又深又黑的夜裡，突然會出現在蓮花池畔，重返我們黑暗王國，圍著池子急切焦灼的輪迴著，好像在尋找自己許多年前失去了的那個靈魂似的。於是我們那些白髮蒼蒼的元老們，便點著頭，半閉著眼，滿面悲憫，帶著智慧，而又十分感嘆的結論道：「總是這樣的，你們以為外面的世界很大麼？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你們仍舊會乖乖的飛回到咱們自己這個老窩裡來。」(4—5)

在此王國裡有白髮蒼蒼的元老如白頭宮女般地話天寶遺事，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就透過元老們的口中，代代相傳到這批離家的青春鳥耳中。而這些不甘在王國終老的英雄好漢們經過一番闖蕩，卻又免不了重回黑暗王國裡，這個王國雖然沒有任何有利的屏障，卻是同志們在茫茫世界裡唯一不受鄙夷的地方、情慾的出口處。所以這個蕞爾小國縱使沒有嚴密的組織，卻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之處啊！不僅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子民、疆域、歷史、建築、長老、神話：

「龍子跟阿鳳」的故事，在公園的滄桑史裡，流傳最廣最身，一年復一年，一代又一代的船下來，已經變成更我們王國裡的一則神話。(87)

甚至還有元首——即使有時又會很隨便、任性的把他推倒。而楊教頭就是裡面的「開國元老」(7)，說話行事均有其長者的威嚴又不失敦厚，是青春鳥們的「師傅」，青春鳥對他的建議總是言聽計從的，儼然是王國裡的大家長。偶爾青春鳥們犯錯(如老鼠偷東西)，楊金海果如教頭般地喝叱責罰，維持著王國的秩序與規範(10)，楊金海在身為長者為年輕弟子們解惑、伸出援手之外，還扮演著糾察與鑑定者的角色：

陌生客，平常我們都盡量避免，以免搭錯了線，發生危險。我們總要等我們的師父鑑定認可後，才敢跟去，因為楊教頭看人，從來不會走眼。(21)

林柏燕認為：「孽子裡的同性戀，基本上還談不上「戀」，而是一種商業行為」(1985:143)，然而《孽子》中賣身的青春鳥遇到喜歡對象也是真實的付出與投入，渴望家的安定：

「張先生這個家真舒服，我一輩子能待在這裡，也是願的。」吳敏仰起面對我笑道，他一臉緋紅，熱汗淋漓。(16)

「我在張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總是規規矩矩守在家裡，一次都沒自己出來野過。……他愛乾淨，我天天都拼命擦地板。(18)

並不是只基於金錢或物質上的交易，看吳敏為了心愛的張先生，拼命把家裡打掃乾淨，為了張先生看食譜學做菜。在張先生重病後，吳敏不計前嫌地照顧他無名無份也沒有油水可揩，只是因為感情。更不用說龍子狂戀阿鳳失手殺人的事件。

透過愛戀或相互支援的擬父子兄弟網絡，孽子們不靠血緣與婚姻，構

築了一則新的家、國，⁴可是現實的困境恐怕仍使這樣的想像增添許多變數。「白先勇儘管美化他們的名稱為『青春鳥』，但也指出他們只能躲在『黑暗的王國』裏相濡以沫」(謝家孝 1983)。

蓮花池頭風雨驟

安樂鄉中日月長(246)

短短的兩句話寫出孽子們處境的艱難，也寫出了孽子們的願望——擁有一個長期平安快樂的落腳之處。只可惜安樂鄉、桃源春，都只是短暫的美夢，春已逝，桃源也不再，同志們所構築的家國之夢，猶只能活在回憶之中。卷末青春鳥各自分飛，離開了平日聚集的王國，踏上更艱難的旅途，只是會不會如同長老所說的：「總有一天，你們仍舊會乖乖的飛回到咱們自己這個老窩裡來。」(5)縱使他們已經有足夠豐腴的羽翼，卻仍抵禦不了大千世界的紛擾，開創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小說的結局雖沒做明確的交代，然而可以想見作者的安排是有正面的期待的，阿青昂揚的口令、小玉越過千山萬水的尋父、老鼠雖然因為偷竊而進入感化院，卻也因此學習了一技之長，危機過後有出現轉機的可能。

四、孽子不孽?!——《孽子》中的孽子真的「不肖」嗎?

《孽子》取名「孽子」，其實就代表了他的「不孽」!這些青春鳥們以內化了的世俗道德與性別觀念自我貶抑，將自己的情慾與性取向歸於罪惡的一端，在面對家庭親長時，更視自己為冤孽化身，使家族親人蒙羞。

我們王家不幸，出了我這麼一個妖孽，把爹爹一世的英名都拖累壞了。……我在美國埋名隱姓，流浪十年，也就是為了爹爹的一句話

⁴ 張小虹對此做了頗精彩的討論(1998)。

啊，……我明白，我是他一生的奇恥大辱，在紐約我們還有不少親戚，我從來也不去找他們，也不讓他們知道，就是為了不要再添加爹爹的麻煩。(313)

孽子們渴望救贖，這種宿命而認命的態度，使這些孽子們一點也孽不起來！反而汲汲營營地去追尋其他符合傳統道德的倫理親情，如：小玉的尋父、阿青對傅老爺子的照顧、受虐的老鼠對施暴的兄長百依百順……等等。

傅老爺重病乃至病逝之時，這些被社會拋棄放逐的青春鳥們，非但沒有因為失去了大家長而放浪形骸，相反的，一個個都飛到傅老爺身邊照顧他，陪他走過生命中最後一段的旅程。眾人越過重重山險抬棺出殯的場景，那莊嚴肅穆又帶點蕭瑟哀傷的氣氛，與白先勇短篇小說中〈國葬〉相較毫不遜色，且更添情義。

傅老爺得到這些青春鳥感恩圖報的回饋，縱使喪禮儉樸，卻遠勝〈國葬〉中的李將軍與〈梁父吟〉中叱吒一時的王孟養。兩個名門將帥之後均久居國外，非但未盡奉養之孝，回國料理父親後事也未能盡到「中國人的人情禮俗」，令長輩們寒心（白先勇 1997：133—134）。而李將軍的兒子更從軍校中裝病退下，逃到美國，令其父為之氣結。對比於將門虎子、英姿煥發的傅衛，更顯二子之「不肖」其父。而兩短篇小說中的父執輩，縱使呼風喚雨於一時，死後喪禮也備極隆重，然在光榮顯赫的外表下，二位將軍晚年都嘗盡孤獨寂寞，所有的一切不過是徒具其表罷了，如此看來「孽子」成群、「兒孫」繞膝的傅老爺子是幸福的多了。

因此長期被社會誤解、視為離經叛道的孽子們，是講人情義理之人，也因為他們飽嚙世態炎涼、人情冷暖，所以對於真心相待的人，他們更懂得珍惜感恩。有了這層的认识再重新參照第二章〈在我們的王國裡〉首段中對孽子們的描述：「我們是個喜新厭舊，不守規矩的國族。」(3)我們便可以發現，其實孽子們不僅不會厭舊，而且還很念舊。阿青對弟娃從無間斷的追思、小玉艱辛的尋父之旅、吳敏對張先生的感激與懷念，龍子對阿鳳的痴情與眷戀，眾人對「桃源春」小吃店的懷念，……在在都證明

了孽子縱使遭逢社會打壓，那份赤子之心卻絲毫沒有褪色。篇首看似率性之言，不過是長期受歧視而消極反抗的菲薄之語。即使是對將自己逐出家門的長輩，孽子們依然想念：

我想我是知道父親所受的苦有多深的，尤其離家這幾個月來，我愈來愈感覺到父親那沈重如山的痛苦，時時有形無形的壓在我的心頭。……不知此刻父親安睡了沒有，會不會還在他的房中，一個人踱過來，踱過去。(327)

在那個狂風暴雨的大颱風夜裡，在公園裡蓮花池的亭閣內，當那個巨大臃腫的人，在凶猛的啃噬著我被雨水浸得濕透的身體時，我心中牽掛的，卻是擱在我們那個破敗的家發霉的客廳裡飯桌上那隻醬色的骨灰罈，裡面封裝著母親滿載罪孽燒變了灰的遺骸。(336)

而對於其他愛護孽子的家人，如小玉的母親，小玉即使遠在國外，也不忘託阿青買母親最愛吃的鴨餅給母親過年。孽子的孝心與孝行，從以上之例可見一斑。

卷尾透露阿青曾是軍訓出操時的班長呢！想起此事的阿青領著羅平喊著口令——「一二！一二！」——地跑步，書中四個重複的口令由低至高排列，代表著他越喊越有精神、越跑越有勁，而這口令絕不是四聲即止，可以想見它會更加愉快高昂，不禁令人想起他那出身行伍的團長父親，雖然他不能如父所願考入軍校，成為一名正式的軍官，然而，軍人應有的振奮抖擻早已注入了阿青的生命，這不也默默地證明了「孽子」阿青身上，仍然流著與父親相同的熱血，在不知不覺中，他已經承繼了父親早年的精神，甚或是達到父親的期望，阿青的父親縱使早已非虎父，在中學時期即擔任軍訓課班長的阿青也絕不是犬子吧！即或是一直認為被母親認為「不肖」的阿青，在某個層面上竟有十分相像之處：

母親一輩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尋，最後癱瘓在這張堆塞滿了發著

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帳子裡，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我畢竟也是她這具滿載著罪孽，染上了惡疾的身體的骨肉，我也步上了她的後塵，開始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尋了。那一刻，我竟然感到跟母親十分親近起來。(56)

由此更可說明「孽子」非但沒有「不肖」其父，反而是深層肖入骨髓、孝其父母了。因此檢視張小虹〈不肖文學妖孽史：以《孽子》為例〉(1998)中對《孽子》的家國想像做了新的詮釋，提供筆者更開闊的視野與想像空間，但部份論述過於偏重其「不肖(孝)」且為妖為孽弑父的「作用」，忽略了全書中瀰漫的父權思考與想像、變形。在孽子顛覆、反叛或逸出、被驅逐出父權家國建構之際，其實他們也重塑了父權式的家國關係，隱然一副不依血緣而成的「家」、「國」，其實內裡仍潛藏種種傳統儒家君臣父子之思。在《孽子》中這些傳統價值或許有變形與重塑甚至揚棄的可能，但終究是承繼了既有的思考脈絡與行為準則，孽子們恐怕尚未有強烈的顛覆意圖吧！如同朱偉誠所言：「傅老爺子……寬容的慈父型角色來供孽子們替代式地撫平父子決裂的心理創痛——無疑都表明了與父親的認同，至少是敘述《孽子》一書的同志觀點眼中的原罪：老早已經破壞了，卻始終想要彌補。……白先勇在他作品中展現出來的，毋寧更是因為充滿孺慕之情而對父兄不遺餘力的認同。果真如此，則男同志與父權充滿挑戰與共謀的矛盾關係，未必符合政治正確的自我意象」(1998:60)。

《孽子》全書中對父執輩最強烈的質疑是龍子與傅老爺子的對話，抒發了他對父親王尚德的疑惑(313—316)。而在傅老爺下葬之時，未在父親墳前落淚的龍子，卻痛哭失聲猶如受了重創的猛獸發出的悲鳴(385)，宣達對父親與傅老爺子的滿腔思念，也欲用斑斑血淚，洗去「上一代對孽子的怨毒」(謝家孝1983)，以各種可能、替代的方式，化解兩代間的衝突是白先勇創作《孽子》的重要意圖吧！

五、小結

白先勇筆下的青春鳥因為性取向的不同而飽受壓抑，他們渴望獲得長輩的諒解，然而卻屢次被摒除於家門之外；他們渴望被大眾接納，然而大多數掌握著權力資源的異性戀者卻一再地挑釁。在生活空間不斷地被壓縮的險境中，孽子們也嘗試著開創新的可能。「白先勇說，寫這群最卑賤的人，因為他們也是人，也有夢、愛及理想，但他創造的這群孽子，失去了家庭在流放之中尋找父親，尋找自己，好重新建立家園；一面又在父子的愛恨中揪格、抗辯著父權的傳統社會，努力要掙脫中心權威的束縛。」(陳燁1983)依違於抗辯與追尋間，黑暗王國裡有屬於孽子們的國族想像、歷史、文化、建築、神話，王國的子民相互支援，透露著對「成家」與安定的渴望。他們苦心經營安樂鄉，冀求安分守己能換來「日月長」的安穩，然而無情的偷窺者，粉碎了青春鳥們這個「成家立業」的願望。

在青春鳥的王國裡雖然沒有森嚴的法條，卻有一套相應的秩序。孽子們在重建家國時，並非全然打破將他們逐出家門的父權傳統，反而在失去傳統的認可後，汲汲地追求傳統，展現出除了性傾向外，種種符合父慈子孝(肖)的傳統。孽子在此成為孝子，一方面承繼了父執輩的精神，一方面也以此精神引領新進的青春鳥。在這個基礎上《孽子》力圖化解因性向不同而來的父子衝突，謀求兩代溝通、彼此諒解與社會接納的可能。因此孽子不如一般人所以為的具反抗性與顛覆性，正如同白先勇在〈寫給阿青的一封信〉中所言：「逃避、怨憤、自憐都無法解決你終生的難題。……但你接受了你不平常的命運、接受了你自己後，至少維持了為人的基本尊嚴，因為你可以誠實、努力的去做人。……只有在人這個基本的條件下，你可以抬起頭來，與大家站在一條線上。」(1995:60)因此《孽子》中努力維持「人」的價值與誠懇的青春鳥們，縱使無所依歸，卻是不孽的人子。自組家國的夢想雖然遙遠而艱難，但渴求被瞭解、認同與其他人共同擁有平等的生活空間與尊嚴，是不言而喻的。

六、主要參考書目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台北：遠景，1984.2 十一版。

